

神佛授法與生命轉化：花蓮的研究案例

林美容^{*}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翁純敏^{**}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李茂志^{***}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 計畫主持人。負責本文的撰寫大綱，第一節、第二節與第八節、第九節的撰寫，五個研究案例的主訪者，全文總負責人。

** 計畫助理。負責本文第三節、第五節與第七節研究案例的訪問記錄與整理成文稿。

*** 計畫助理。負責本文第四節與第六節研究案例的訪問記錄與整理成文稿。

摘要

近年來臺灣有越來越多宗教徒，宣稱具有與神明直接溝通並得到授法的經驗，此現象可稱為「通靈現象」，其特殊處是信仰者不必透過乩童或靈媒便可與神佛溝通，這些人很多是通靈者、靈乩、靈修者或自稱修道人。神佛授法是宗教人的一種特殊且內在的神祕經驗。雖然是一種越來越普遍的宗教經驗，但是這不是一般人所能體驗的宗教經驗。

花蓮是臺灣最後一塊淨土，也是很多靈修者匯集的地方。藉地緣之便，花蓮地區的訪問案例也比較多。本論文透過花蓮地區的幾個訪問案例，來探討通靈現象的神祕經驗的本質，以及受訪者與神佛貼身遭逢的特殊經驗，對於個人生命發展的影響。五個研究案例中有四個是神壇的主持人，只有一位未設神壇。他們與神佛接觸的因緣及背景各不相同，但是都具有強烈的淑世性格。其中有兩位非常具有傳承的想法，想將這些由神佛所教導的神祕知識傳承下去。他們在生命成長過程中，產生一些困頓，如婚姻、事業或是身體病痛等，在困頓當中接觸到神佛、感應到神佛的力量，他們雖然經過內心掙扎的階段，最後都成為神明的門徒，接受神明的教誨與指導、啟示，接受神佛的指令與任務並視為天命，不但自己脫困了，而且還成了為神明效勞辦事的人。

關鍵字：神佛授法、生命轉化、志工、通靈、非乩醫者

壹、前言：神佛何在？

長年研究臺灣的民間信仰，奔馳於臺灣的田野與寺廟之間，過去我¹的研究大多從社會的層面來研究民間信仰，探討民間信仰與傳統社會的關聯。這幾年因為加入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以研究視角上逐漸偏向宗教學的思考。²

「神佛授法，人間施醫—臺灣民間義診志工的宗教與醫療經驗」這是我在慈大宗教所所提的一個國科會計畫，³之所以會提出這個研究計畫的動機與背景，其實跟我個人的一些生命經歷有關。我曾經在臺北與一位自發動功的氣功老師學習氣功，這位老師是一位長年吃齋且誦持大悲咒多年的學佛者，他具有氣功治病的特殊能力，而會有治病能力乃緣起於一位在日本的遠房親戚突然間來求救於他，在這種急切的情況之下，雖然他並不知道自己會有治病的能力，但心裡卻想要幫忙救治這位親戚，於是觀世音菩薩就開始於半夜時，在他的睡夢之中教他功夫與治病的方法。由此開啟了他在人間施醫的歷程。之後，在他工作的單位所成立氣功社團中，便常看到他為學員們治病或是幫忙調理身體的情景。每次他在練功的場合裡佈氣之時，我就會聞到濃濃的檀香味，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神佛臨在的特殊經驗。

從香氣感受到神明的存在，可能是宗教人的神秘經驗中很初階的部分，在我的「神佛授法」研究計畫中，我的研究對象：他們有些會看到神明顯像（顯身），⁴有些會聽到神明「萬里傳音」。一般人都是用擲筊（卜杯）、抽籤或焚香祈求的方式，來與神明溝通及理解神意。相較之下，這些有神佛

1 本文中的我，均是指第一作者林美蓉。

2 〈媽祖信仰的宗教學解讀〉（2010年），是我第一篇正式標明「宗教學」研究路徑的論文。

3 這個計畫是兩年期的計畫，隸屬國科會獎勵私校整合型計畫：志工服務與生命轉化項下的子計畫，案號為：NS-99-2410-H-320-004-MY2，感謝國科會補助以及慈濟大學配合獎勵。

4 看到神明顯像，只是通靈者諸多「境視」（vision）能力的一種，有些會在夢中神明「現境」，有些是辦事的時候，神明會「現境」，有些是隨時隨地神明會「現境」給他看，讓他知道一些事。有關「境視」的研究應該是宗教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授法經驗的宗教人，他們雖然也拜拜燒香，但那只是平時的功課；這些宗教人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能夠很自由的與神明溝通感應。「祭神如神在，心念越純，信心越誠，越能感應神明存在的真實性」，這是他們所常說的。他們在與神明溝通、了知神意的過程當中，似乎無需任何的媒介，⁵就連夢中都能與神明溝通。

有時我在公眾演講的場合，講解有關民間信仰的事情，有些聽眾也會問：「真的有神明嗎？神佛真的存在嗎？」通常我的答案，是出自於自己長年研究民間信仰的一點自身的感受，因此我常常也在想「拜神是在拜什麼意思的？神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其實我們是把人的一點靈明之性歸諸於神，而對神加以崇拜，這一點靈明之性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是被遮掩住的，有時會出現有時會消失。所以這靈明之性有點像儒家所說的良知、良能，佛教所說的佛性、自性。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悟並不是從學術研究而來，而是出自於從小成長於傳統信仰的文化氛圍中，還有長年進行田野調查時與民眾的互動中，自然而然所產生出來的感想。可是如果你問我信不信神？我會說「我相信我研究對象所相信的」，因為作為一位研究者他一定要這樣相信，而我自己的虔信有幾分，我自己則不十分明白。神佛授法的經驗所牽涉到的神祕體驗，是罕見的、個人的經驗，其核心的體驗是內在、主觀的陳述，但我認為這些個人、內在、神祕的經驗也有種種外顯的、客觀的面向可供觀察，可供研究者根據他們心路歷程的描述以來做類型的分析，我認為這些神祕經驗雖然罕見，若能累積多一些相關的案例、經驗，依然可以從中歸納出一些客觀的結果，而這就是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

促成個人生命轉化發生的神祕體驗依然是我相當想要深入探討的部分。以往的神祕體驗的研究常會強調個人體驗的重要性，沒有參與修行，沒有相關體驗與感知如我者，究竟要如何書寫這個主題？對此我是保持一個較為開

5 這種無需媒介的特性，如果與傳統的靈媒（乩童）相對照，其差異更是明顯，乩童需要神靈附身，才能成為神媒，但是通靈者並不需要，我在〈臺灣的民間奇人〉一文，稱之為：非乩醫者（non-shamanistic healers）。

放的態度，我依然會持續訪問這些宣稱具有神佛授法經驗的人士，並蒐集、參照不同宗教傳統中一些可以參考的實例與研究，我不認為一定要自己有相同的經驗才能寫作，但是我並不排除在研究的過程中若有適當的因緣，我也可能涉入其中。

本文是慈濟大學「神佛授法，人間施醫—臺灣民間個人義診志工的宗教與醫療經驗」計畫的部份研究成果，主要是以花蓮的研究案例來解析這些具有神佛授法經驗的宗教人，探討他們在生命的歷程中，如何與神佛遭逢與相遇；如何藉著神佛的教導與「牽教」，以及對信眾的服務，而得以使自身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轉化，得到提升。

花蓮可以說是臺灣的宗教聖地，如慈濟功德會、慈惠堂、勝安宮等宗教團體大本營，都設立在這山明水秀的地方。花蓮的宗教行者密度也很高，這與花蓮的山水應有密切的關係，對這些宗教行者來說，山明水秀的地方都是修行的絕佳之處。我因著在慈大宗教所服務的地利之便，是以研究計畫調查訪問的對象也特別多集中在花蓮。這篇論文將會詳細介紹這些案例，並說明他們的宗教經驗與宗教實踐，特別是配合總計劃「志工服務與生命轉化」的課題，也將探討他們與神佛的接觸、溝通與學習等種種的神祕經驗，對於他們的生命的啟發與救贖，還有靈性的成長，到底發揮怎樣的作用，使得他們會願意且義無反顧地將這些從神佛所習得的種種能力，拿來服務人群，幫助有緣人。

貳、宗教行者的神祕經驗：與神佛的遭逢、溝通與受教

神祕經驗是宗教行者（religious practioner）非常核心的內在經驗，很多

宗教的虔信者（true believer）⁶在宗教氛圍中長期的薰習，從宗教的崇拜行為或宗教的修行體驗上，或多或少都會有各式各樣的神祕經驗。在臺灣民間信仰的研究領域，學者們頂多只會談到神明的靈驗事蹟，⁷比較少談信仰者的神祕經驗。其實靈驗事蹟看起來是神明神威顯赫所顯現的一些奇蹟與事蹟，可是這些事情如果沒有透過信仰者的親身感受與言語的敘說，也很難成為所謂的靈驗事蹟。在我有關神佛授法的研究案例裡頭，受訪者的宗教身份是乩童、靈乩、通靈者、靈修者、神壇主持人，乃至「先生人」。⁸從宗教信仰的類別來看，他們有些是民間信仰者，有些則是信仰佛教或是道教，或是所謂的佛道雙修。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有許多與神佛接觸的神祕經驗，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社會人士或是市井小民特殊的宗教經歷，那麼他們生命的崇高與超越之處，似乎就此便被埋沒了。

特殊的經驗需要特殊的機緣，這些有神佛授法經驗的人，他們通常是在很特殊的機緣下與神佛遭逢，有些可能會跟生命的困頓有關係。這些困頓可能源自於家庭或婚姻，健康或事業，卻在一個很突然的、很戲劇性的事故或是場景下等機緣，開始了與神佛的遭逢。為什麼神佛不找別的人，而是來找他？有些可能是天命，或是因為前世與神佛的因緣，或是因為人生走到一個地步而產生自我救贖的需要感，進而有救世的想法。⁹這些人第一次接觸神佛的因由與情狀都不盡相同，有些是因事故而被神明搭救，或是發生事故而與神明嗆聲，有些純粹只是神明要找徒弟，不論怎樣的情狀，很明顯的是，主控權都在神明，是神明找人，而不是人找神明。

6 虔信者與平信徒，在信仰的層次上是有差別的，虔信者通常對教理教義有較深的體會，也較能堅守入信的初發心，宗教實踐與個人生活與生命難以劃分。而平信徒只是有加入宗教團體，參與例行的崇拜活動，宗教對於個人生命並無特殊意義。

7 如學者李世偉在一篇文章中，處理了臺灣戰後的佛教「觀音感應錄」的體例與內容問題，文中便探討感應錄的傳統與如何在臺灣本土化的問題，見李世偉，〈戰後臺灣觀音感應錄的製作與內容〉，《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4（2004年），頁287 - 310。

8 「先生人」於此處是指精通術數，而為人解惑或治病的人。

9 有些靈乩也會因為生命受到靈與因果的糾纏，進而產生自我救贖的需求，以至最後成為救渡眾生的通靈者。相關的論文參閱林佳凡，〈從求助到助人：靈乩的生命成長〉（私立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這些人如何認識第一位神明？有些神明在夢中顯像或藉由夢境而認識第一位神明，那麼為什麼在睡夢中神明會來教功夫？或許神明是人類無意識的靈性的顯明，也可能是夜深人靜適合人神溝通，亦可能是神明在睡夢中對人進行考驗與磨練。這種睡夢中神明來教功夫的經驗與自古已有的「夢啟」傳統應該很有關係。而這些夢境的內容與意義，對這些人的人生路上起了很大的影響，也建立了與神佛溝通的橋樑。

他們如何與神明溝通？一般人無法直接與神明直接溝通，而需要透過擲筊（卜杯）、抽籤詩等動作來與神佛溝通。但是這些人則不同，有些是經由夢境而得到夢啟，有些藉由打坐而神明「現境」，或透過寫天文、開文，或說天語、靈語來與神明溝通，抑或是透過「走靈山」來與神明溝通。有些溝通是為了實現對神佛的承諾，或是承接上天所賦予的使命；有些則是溝通己身的需求，或是為了向神佛學習各種神秘知識。

有些受訪者對於自己為何撞上神明的遭遇有時不甚理解，因而內心起了衝突與矛盾，經過神佛不斷的溝通之後，才慢慢瞭解自身的處境與接受神明的「牽教」。從不信到半信半疑，以至全然相信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內心世界的變化，還有自身個性與機運的改變。

這些神佛授法的受訪對象，他們的宗教經驗有很多神秘之處，最明顯的是他們通常具有「境視」（vision）的能力，我之所把vision翻譯作「境視」，乃因他們能夠看到許多常人所不能看到的東西，是神佛「現境」給他們看，而不是他們自己能夠看到什麼。我在臺南的一位受訪者，便根據神佛現給他許許多多鉅細靡遺的「境」，讓他得以建設出一座宮廟。下文所要描述的花蓮的B師兄，他會用神明所現的境，點出問事者的住家怎樣的模樣，如何到達，這是他常用來顯神通，讓求問者信服的方式。

這些有神佛授法經驗的宗教行者，他們的宗教經驗殊異於常人之處，在於他們在與神佛接觸的過程當中，逐漸具備了從此世（this world）進入彼世（the other world）的能力，過去漢人的宗教常常被形容為此世取向的（this worldly），這可能是研究者並沒有深入虔信者的宗教世界，而只在平信徒

的崇拜行為作文章所致。有關漢人的宇宙觀的理解，彼世（the other world）常常被局限於指涉死後世界的描述，甚至神明的存在也是死後世界的一部份，因為神明也是人死而成神的。實際上神佛的世界、神話世界，從漢人社會宇宙圖式中天地軸的概念來看，有其迥異於死後世界（鬼魂的世界）之處。這些宗教行者，可以往來進入遍在於人間世周遭而一般人無法得見的超自然世界，而且能夠耳聞目睹彼世的種種，他們穿梭於此世與彼世，此界與彼界之間，沒有障礙，沒有困惑，並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若沒有神佛長期的殷殷教誨，與他們本身心念的純正，無以致之。能夠具備從此世進入彼世的能力，僅只於這一點，恐怕就能使一個人的生命有了深刻的轉化，或者可以說這是一種具有神聖性的轉化。¹⁰

以上概括性的敘述了神佛授法的宗教行者諸多與神佛接觸的宗教經驗，只能讓讀者知道個大概，但對於神秘經驗的解析，還有待於未來作更深入的探討。從這些宗教行者的神秘經驗出發，如何具體且深刻體會他們的宗教經驗與其生命經驗的關係，以下將透過花蓮幾個案例的詳細敘述，來解析神佛授法與生命轉化之可能的關連，敘述的內容包括宗教行者接觸神佛的契機，學習神秘知識的過程，宗教修行的理念與宗教實踐的方式等等。敘述的內容都是2010年8月以來我和慈大宗教所的研究生在花蓮地區的調查訪問得來的資料。

參、新時代色彩的佛道雙修行者

先前我在慈大宗教所教授民俗宗教與醫療這個課程的時候，所內的一位

10 這段文字的書寫特別要感謝慈大宗教所的郭修文同學，這學期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的課程，我帶領研一的同學訪問下文所述的B師兄，他在之後的心得分享中提到，最令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受訪者能夠輕易的進入一個我們所不知道也無從經驗的神佛世界，他的說詞很生動很深刻，也有點誇張，卻讓我能夠更深刻的思考此世與彼世的問題。

研究生就告訴我，他的太太（以下簡稱A師姐¹¹）會通靈辦事的事情，一直想要前往拜訪，卻沒有時機和因緣，沒想到國科會的計畫倒是促成了對A師姐的幾次訪問。

A師姐年約四十幾歲，已婚，育有二女，是一位建築設計繪圖師。一般人對神職人員的刻板印象總是學歷不高，然而A師姐所主持的一個禪修學會，成員卻多是公務員或老師，而且年齡層約在35 - 45歲之間，頗顛覆世俗印象。從與A師姐的訪談內容中，得知A師姐會看新時代（New Age）的一些相關書籍，而她的宗教理念認為每個人都是從不同的星球，來到地球，降生於地球，之後也都要返回其各自的星球，這樣的想法也予人新時代修行者的印象。¹²

A師姐自述自十五歲開始聽佛經，與觀音菩薩、地藏菩薩結緣很深。結婚之前都在花蓮和南寺拜佛，但兩個孩子出生後很難帶，常生病，常看到一些有的沒的，因此接觸道教神明。她說，聰明的眾生（指無形的鬼魂）都會去找容易討到功德的去處，自然很愛找小孩子，A師姐因為眾生向她的孩子要功德，所以她也就大量做功德。甚至辭掉建築事務所的工作，到處求神拜佛，大量做功德給眾生。當年還被丈夫斥為「神經病」。

大約十年前某晚，A師姐接受仙佛指導開始寫天文，三個月後就會開口說天語，之後，每天早上五點多，仙佛叫她站在神桌前面唸她寫的天文文字，每天唸半個多鐘頭。持續半年的時間，她就看得懂天文寫的是甚麼，且是什麼指令了。之後，不論佛教或道教，只要是需要她幫忙的法會，她都會前往參與。

11 進行田野採訪的時候，當面我都稱受訪對象為某某老師，A師姐比較特殊，因為他是本所一位研究生的妻子，所以都稱她為某某師姐，為了統一起見，也為了能夠標示受訪者的性別，所以本文都以某師姐、某師兄的方式稱呼受訪對象。

12 美國底特律慈善大學宗教學教授約翰·薩里巴（John A. Saliba）在其著作*Christian Responses to the New Age Movement: A Critical Assessment*（基督教對新時代運動的反應），London, UK: Cassell, 1999.中指出：新時代運動在六十年代於歐美地區逐漸蓬勃，藉由重新審視科學、宗教、東方神秘主義、靈修，加上上級指導靈及許多有道之士將許多宇宙智慧帶到現世後，逐漸形成一種嶄新生命觀及宇宙觀，新時代運動現今已在全球各層面如文化、電影、著作、藝術、以極快的速度向全球展開。

民國93年，地藏菩薩一直現聲音催促她去拜黃姓師父為師，黃師父之前從外地到花蓮辦大法會，A師姐曾去幫忙，但因不是很熟識，A師姐心中覺得唐突，不理會菩薩，沒想到菩薩不讓她吃飯、不讓她工作、不讓她睡覺……，連拿滑鼠都不行，連續一、二個禮拜都不得安寧。最嚴重的是後面七天，整整七天無法睡覺，她都快瘋了。便打電話給黃師父，電話一接通，才打完招呼，兩人就開始用靈語對話，師父就說要收她為徒。

才完成這個進度，當天晚上已能睡兩個小時了，不過菩薩還是一直催促要完成拜師。於是，A師姐和黃師父約好星期六去臺北。當天A師姐就開了一張天文，內容是自己對於菩薩及師父承諾要做的誓願，所以她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順利完成拜師，當天在龍山寺旁看到有佛像雕刻店，心念一動，就依照自己平時看到的地藏菩薩尊像，請店家雕了法像，帶回家裡的佛堂供奉。

回來之後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那時真是高興得不得了。拜師之後，有一年半的時間，每晚都有菩薩來教她，A師姐覺得並不辛苦。每晚在樓上房間裡躺著，就有仙佛菩薩來傳授她功夫，例如，驪山老母手下有十八位道姑，有的道姑教她符籙、有的教九轉蓮花舞、有的教擺陣法，她跟驪山老母學法學了一年半，之後，也有太乙真人教八卦、觀音菩薩教觀星象，鬼谷子也曾教降巫法，地藏菩薩也教她看金斗甕（骨灰甕），一看就知道這些人是如何往生的、也教她看風水，甚至曾帶她去地府……，就這樣學會很多東西。

民國91 - 93年，是A師姐接受菩薩教育的階段；民國93年她在自宅成立禪修學會，開始對外服務。民國97年起，菩薩指示要把太極和清算做完（了結因緣），因此97年起禪修學會對外做法會，法會的主題都是菩薩指示，例如藥供法會，是要為腦部疾病的人（或往生者）去病或超薦，菩薩就會指示使用什麼配方的藥或香，用火化時的藥氣藥煙供奉需要者；若是超度法會，就會大開門戶歡迎眾生；99年8月時還曾超度了八百個黑狐祖（黑狐狸祖靈）、一千二百個阿立祖。當時黑狐祖的長老來找A師姐說要轉化、提

昇，黑狐是他們在地球上的形，他們已可以直立，身體也變成人形了，但是臉還是狐形。長老說因為幾千年都沒人幫他們超度，所以希望A師姐幫他們轉化，也是了結因緣。

多場法會累積經驗和實力，A師姐自然功力大增，她表示當時的功力已達到一看到求助的當事人，就知道他下一秒鐘會出甚麼事，很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洩露天機，因此內心很不安寧，後來，A師姐和幾位親近的徒弟們為求助者消災解厄，須先擲筊問看有沒有菩薩願意作主協助，若是聖杯才能處理，因為是奉菩薩之命濟世服務，因此也不收費，由問事者隨緣布施。

辦了三年大規模法會之後，禪修學會聲名大噪，許多人紛紛跑來學法，這些徒弟資質很好、很聰明，因此她擔心徒弟們法力一強會有驕慢心。為了避免這些不良後果，她徵得菩薩同意，閉關三年，並且安於平凡的重拾畫設計圖的上班族生活。

A師姐的禪修學會自民國93年開始行腳，那年菩薩指示從天祥的慈母橋走到天池，一趟要走五天。同年又去了一趟西藏，也是為了了結因緣。西藏這趟總共21天，在山上見了千手千眼觀世音、也去了崑崙山的瑤池見了西王母。瑤池真是無法形容的美景，像仙境一樣，湖邊有塊西王母的石碑，她對著石碑頂禮、靜坐，這時看見九條龍出現在湖面上，西王母出現了，雖然她很老了，但是，還是很好看、很親切，她給了A師姐一支黑色龍頭拐杖。¹³

對於A師姐而言，行腳不但是遠離塵囂的修行，更有菩薩賦予的任務，A師姐表示，行腳的任務有時艱辛而且還會有生命危險，但是大家知道菩薩有祂的用意，所以弟子們都願意承擔，甚至覺得若能降低災厄，辛苦都不算什麼。民國97年菩薩指示去玉山交換靈；民國98年走阿里山祈福消災。

民國99年菩薩指示走拉拉山，要帶眾生回去，師兄師姐們是用走的，眾生則是三步一跪，九步一拜，這樣三年功德才圓滿。不論多辛苦，這群新

13 很多神佛授法的研究案例，都有接受神佛授予寶物或寶器的說詞或經歷。有利於增進他們的功夫與法力，更便利他們的應眾服務。

時代的靈修者願意用虔誠的修行交換世人的平安。

A師姐認為菩薩早就傳遞新時代的宗教要有新思維的理念，例如民國97年起，菩薩指示，把太極和清算做完之後（了結因緣），開始講「淨化」。淨化就是把惡習淘汰掉，好好經營生活。民國99年起就要講「整合」了，整合就是要跟外太空做聯繫。

可以這麼說，地球是外星人造出來的，是監獄，專門關犯了天條的靈，所以也可說是大雜院。外太空的每個星球都有不同的高等生物，每個行星的生物都有不同的長相，像民國97年時，地球導師帶她去宇宙，然後祂告訴她，起乩是廿世紀的事，現在廿一世紀是用氣場。也就是說治病或處理事情，是要用氣場的能量。而且新時代已無冤親債主討報，奉勸大家不必花冤枉錢去安頓陰靈。

這樣的理論基礎頗能對應於新時代運動¹⁴的中心思想：人類以及所有生物都是具有意識和靈魂的，「愛」（或助人）是整個宇宙的基礎，是所有存在的本源。存在於地球的所有不幸與暴力，都是低進化度生命群體所要經歷的一個學習過程，通過「黑暗」去瞭解「光明」，通過「無愛」去體悟「愛」。

至於人要如何淨化？A師姐認為現代人有很多得憂鬱症，就是不知道要把不必要的習慣丟掉，所以，要讓自己少慾念、去除自私自利、多修行。

以前眾生犯罪被自己的星球拋棄，而下到地球，然後愈來愈污濁，就回不去乾淨的星球，因此每個人都要自我淨化才回得去。自然界的毀滅，其實是一種自然淘汰，也是一種淨化。對地球導師而言，像八八水災的小林村、九二一大地震的南投……，都是自然淘汰。A師姐說，因應地球毀滅日的到

14 目前在臺灣活動的新時代靈修團體，可能只有「歐林」（Orin）、「賽斯」（Seth）與伊曼紐（Emmanuel）等靈體（即：指導靈），跟通靈有直接的關係。其它的新時代的靈修團體皆認為人是具有靈性，人的完整是發掘自我內在的靈性的過程，也就是神性的彰顯。彰顯的過程以光、量子、波動、頻率、物理空間等科學現象有關，其最典型的新時代靈修團體是：「光的課程」。此外，奧修（Osho，1931–1990）、克利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1895–1986）、葛吉夫（G. I. Gurdjieff，1866–1949）與人類家成為薩滿（巫師唐望、印加能量），則又是另屬於四個獨立的新時代靈修團體。有關新時代的研究論文，可參閱陳家倫，〈新時代運動在臺灣發展的社會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來，大家應該自我淨化。只要淨化清淨了，就可以回去自己的原星球。

A師姐一再提醒大家，除了自我淨化，修行也很重要。修行不必一定要有宗教信仰，好好過生活就是修行，因為祖源靈要子孫做完功果才能回去原星球。不過每個人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回去，如果不想回去的不會回去。

理論上，每個人的背後都有神佛作為師尊教導，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導師。而每個人先天的自性靈本來就知道過去與未來，只是我們常常遺忘了。所以我們在聆聽神佛指示時，自己要先放空，進入神佛的磁場，才聽得到。

總而言之，A師姐認為廿一世紀的淨化速度很快，如果為非作歹，馬上就有現世報。像有些不法的神壇或做壞事的人，經常很快就會遭受家破人亡或破財災殃的現世報應，就是提前清算。A師姐也一再提醒大家，簡單單純其實就是自我淨化的法則了。

肆、從乩童到靈乩的傳道者

B師兄雖然是神壇主持人，但是他不吃神明飯，認為自己還有工作能力。對於有經濟困難的信徒來辦事不收緣金，認為信徒是有困難才來求助，不應該收信徒的錢。談到他由乩童轉變為靈乩的過程，他說從小就有靈異體質可以看見另一世界，當將看到的景象說給長輩們聽時，長輩總會斥責他胡說八道。他20歲當完兵後，從花蓮到鹿港工作，兄長是鹿港的法師也是乩童，看到兄長可以度化世人他很羨慕，於是就發了一個願：「如果我有能力去幫助他人，我沒有後嗣也甘願」。發願後的一星期就有「小壯士」¹⁵降乩來教他功夫而慢慢能與神明溝通，他說神明降駕的時候自己是完全不省人

15 鹿港「小壯士」又稱「小壯爺」為五府千歲之池府王爺的腳力（兵將），傳說「小壯士」11歲時因為生病而過世，遊魂被池府王爺遇到而收祀為腳力，之後就跟在池府王爺身邊修行與救世。有一年因為池府王爺要出巡，交代廟裡的老乩童說「小壯士」接下來會在宮廟內負責辦案直到池府王爺出巡回來為止，「小壯士」就這樣留傳下來。據B師兄的說法，「小壯士」修行大約兩百多年，已入仙班而尚未成神，屬於較近代的新神。

事，退駕之後由信徒來告訴他神明交代的事情，事後神明也會再以「翻案記憶」¹⁶的方式教導一次，避免信徒不清楚或說錯所交代的事情。他說神明也會用夢境來教功夫或是預示一些事情，修行人的夢境或多或少都會有意義，但如果執著於夢境的內容則會造成現實與夢境的混淆。

隨後他就擔任玄天上帝的乩身三年，直到他到臺北土城天元宮遇到一位老師¹⁷對他說「仙風道骨也是要修練，你以後會有自己的廟」。這位老師有意要收他為徒，B師兄要試探這位老師的功夫如何，於是就「跳假童」¹⁸來試探，結果反而被這位老師打一巴掌，然後打手印催咒語，B師兄就真的起乩，他說在那恍惚的時候看到一位很高的神明也不知道是哪尊神，也看到祂打手印，B師兄向祂說「祢比什麼手印教我好不好？」跟著比手印之後他就不省人事，退駕之後根據旁邊的人跟他說明祂從門口直接跳到神桌上，好像特技表演。從這次事件後他就拜那位老師為師父，他也因此體會到當乩童的危險性，之後就沒有起乩過了，從乩童轉變到靈乩。

B師兄說他接到的是玄天上帝的靈脈，玄天上帝開始教他功夫傳授「玄宗法門」，自此走入「靈山界」，可以直接與神鬼溝通，並會說靈語。那時他自己在鹿港的租屋處閉關修行，房間內供奉著關聖帝君、媽祖與地藏王菩薩的相片，經常點香靜坐。就這樣靜坐一段時間之後，開始分不清楚古代與現代而活在神話的世界之中，甚至懷疑自己是神？是人？是鬼？也曾經困惑到想要自殺。因為困惑，他開始找許多的同修人來指點，看自己是否走火入

16 B師兄說「翻案記憶」是神明教他辦事的方便法，「小壯士」借他的身體辦完事退駕之後，不會馬上離開而會留在他旁邊，將祂辦事的過程呈現給他看並說明細節，讓他能夠學習如何查案與辦案，就像是放電影而有人在旁邊解說電影在演什麼一樣。他在鹿港時間過許多乩童，大多沒有類似的經驗，他認為這是有通靈的底子才行。

17 B師兄有三位有形師，除了這位土城天元宮的趙老師之外，還有一位是戰後留台的日本人杉柘先生，教他有關地理、誦經等知識。另一位是鹿港的法師，教他閩山法門。

18 關於「跳假童」，B師兄認為有兩種，一種是學乩童的步伐與身體姿態，但是起乩時沒有神明附體，一般人稱為「假童」，就如B師兄對他師父的行為；第二種是表演性質的「跳童」，沒有真正神明附體也沒有其他外靈進入，純粹是「個人自我意識下的起乩」，起乩時會猛操五寶以流血為威猛的象徵，即俗稱的「白身」，目前有一些年輕人組織乩童的陣頭，即是以「跳白身」為主。

魔。直到看了一部《玉皇經》¹⁹點破他的疑問，並讓他轉變對人生的態度，從《玉皇經》中學到「孝順」與「懺悔」的重要，覺悟到自己如果沒有孝順與懺悔就不是人，對此懺悔過去對父母的不孝順，也體會到沒有懺悔就沒有福報的存在，懺悔不需要特定的道場或儀式，心就是道場，隨時隨地都要懺悔。認為凡事要用平常心來看待，用平常心做平常事，活在世上要做有用的人。B師兄說走靈山的人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寫什麼、說什麼時，就容易走火入魔，於是他認真地活在當下，以自我覺悟來找回自己而走出神話的世界。

不久之後，B師兄遇到一位師姐，這位師姐拜觀世音菩薩，知道他的處境之後，就帶他去員林百果山「坐禁」三年。B師兄說在山上「坐禁」的「禁房」是在廟的大神桌下的封閉空間，每天有日課表如：打坐、讀經等等。起先是在夢境有神明來教他功夫，後來B師兄就看到神明直接現身來教。主要是玄天上帝來傳授功夫，如：治病、擇日、練氣與法術等功夫，有關聖帝君來教武術與練身之法，也有達摩祖師來教禪定法等等；B師兄在山上待兩年多快三年的時候，覺得在山上很無聊忍不住想下山，他腳一踏出去廟外，雷就劈下來，於是他就乖乖地待在地上。直到滿三年的那天，於靜坐時看到太上老君、玄天上帝、陳靖姑與媽祖在他面前，他就問神明自己是不是走火入魔？如果是的話就將他滅掉，結果神明要他下山濟世，於是就從鹿港回到花蓮來開始辦事。

訪談的過程中，B師兄多次強調孝道的重要，他提到有一次一位信徒因為運途不順來求助，需要辦超度法事迴向給冤親債主，這位信徒還要B師兄幫他將家裡的祖先牌位退神，原因是因為他不想拜公媽了。B師兄聽到之後就很生氣，如果他幫信徒將公媽牌退神，不就是助長信徒違反孝道！這種有

19 《玉皇經》全名《玉皇真經》，本經非《道藏》中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經》，而是光緒年間扶鸞降筆而成，在臺灣民間流通極廣。經中關於懺悔的經文如下：「人生在世罪多端。玉皇誥誡爾一番。或是前生罪孽重。故爾今生疾病纏。或是少年行惡事。致使中年禍萬般。從今以後先懺悔。懺悔前愆天地歡。」；關於孝順的經文如下：「凡人生。孝為先。孝能愈病格蒼天。懺悔生平不孝念。念念常存孝順焉。能盡孝。事周全。自然清吉福綿綿。綿綿禍祟從今解。」

違天理的事情他辦不到，於是請信徒另請高明。

B師兄說神明教功夫是要選人的，就像去公司求職時，老闆也會看你這人正不正直，值不值得信任。玄天上帝傳授他「玄宗法門」除了法術與五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智慧的傳承，用智慧來修身養性讓自己的內心能夠清淨。因此他強調神通與智慧要一起成長，不然就會變成「愚神」只會辦事而不會以智慧來解決信徒的困惑，因此他說他走的路線是屬於傳道的路線。他說神明會因材施教，有些就是屬於渡化的路線，那便要協助超渡陰靈。對於自己由乩童轉為靈乩的過程，則認為乩童的危險性在於乩童借體給神明，久而久之自己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靈乩雖然能夠直接與神鬼溝通，但是不能執著名利，否則會走火入魔而進入魔道。因此他堅持不求名利，以慈悲智慧為信徒服務。

伍、綜攝主義色彩的靈療者

兩次訪問C師兄，都是在助理純敏的安排下，在一家素食自助餐廳進行的，這位C師兄是A師姐介紹的。他今年五十幾歲，家裡有一個神壇，是他第一次接觸神佛的地方，後來由他承接下來。他第一次接觸神佛是因為婚姻亮紅燈，經人介紹去那個神壇拜拜，因為常常夢見神將來捉他，堂主解釋說那是神明要他在宮廟服務，所以他就經常在這個神壇出入，還帶著孩子在神壇的神桌下打坐一百零八天，開始覺得神明有「寄意」，覺得自己已被認可成為「神明子」，也開始為神明服務。他會說靈語，但聽不懂靈語，會畫符，主要是畫手符，「無形師」主要是達摩祖師，教他打通經絡氣脈的方法，通常配合手符或咒語。第一次訪問時，因為右手虎口的部位緊緊的，C師兄有幫我靈療，他在我的手背上隨著經絡移動他的手指，當中會畫手符，也會口出文言，如同神明在講話，由此可大致瞭解他為信徒治病的情況，比較注重經絡與氣脈的疏通。

C師兄的宗教經驗非常特殊，他有接觸多種宗教的經驗，國中畢業後參加天主教的職訓班，與神父相熟，他的職業是做鐵工，經營一家達聖機械工程公司，取名「達聖」，公司的名字已說明了他的宗教思想，人人都要達到聖人的境界，才能趨向世界大同。他曾經在花蓮的市召會受洗，成為基督徒，也參加過一貫道的講習班。他的前妻是驪山老母的信徒，現任的太太則是長老會的長老，因為以前對第一任太太的信仰產生質疑，導致婚姻亮起紅燈，因此對第二任太太就改變策略，常常跟著她去教會，為教會服務，因此太太後來也變得較能容忍他的宗教，會幫他擦神桌，準備水果拜神。C師兄常常在花蓮與鹿港的宮廟或神壇進出，教會教堂也常來往，大家都很喜欢他，不同宗教的語言他都能融會貫通。他也會看一些現代的靈修書，像《秘密》與《零極限之富在工作》，²⁰在訪談中他也會提到其中所說的正向思考的操作及其重要性。此外，C師兄還介紹我們訪問桃園的一位通靈者，他們正式成立一個宗教團體，C師兄也隸屬於這個宗教團體。因此說他具有綜攝主義色彩，一點都不為過。

陸、用科學說玄學的靈魂學者

D師兄是在去年勝安宮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中結識的朋友，他在會中聽說了我正在進行神佛授法的研究，主動說要接受採訪。D師兄曾在臺北的大學讀物理系，回花蓮之後隨父親修習道法並繼承家中神壇，之後在臺北住兩年，此段時間為人看風水及為宮廟講課。D師兄對他個人的事比較沒有多談，只說年輕的時候，當然有一些波折，這也是他走向玄學的探索之路的原因。D師兄對科學很有興趣，他很反對許多人把信仰視為迷信，因此喜歡用

20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著；謝明憲譯，《秘密（The Secret）》（臺北：方智，2007年），伊賀列阿卡拉·修·藍博士（Ihaleakala Hew Len, PhD.）、河合政實著，劉滌昭譯，《零極限之富在工作》（臺北：方智，2011年）。

科學的方式和語言來解釋玄學，對於靈魂觀、天干地支、風水學、八字命理等有不同於傳統的一套解釋系統。

D師兄認為傳統所說的「三魂七魄」雖然在道教經典裡有說明其名稱與內容，但「魂」與「魄」到底是什麼東西？卻沒有提出一個真正的論述，因此D師兄提出一套解釋系統，試圖解釋玄學上的疑惑。他以「靈魂能量體」與「能量體」來指稱「三魂七魄」與「靈體」等概念。接著界定「魂」與「魄」的定義，「魂」字由「云」與「鬼」組成，古代創造「鬼」這字的概念是用來形容「能量體」，而「云」字是指眾說紛紜或是云云的概念，所以「魂」是許多能量體的總稱；「魄」字由「白」與「鬼」組成，「白」指最初的原生的能量，故稱為「魄」，因其代表力量而稱為「魄力」；每一魂具有三魄，當一魂的三魄圓滿之後就會進入下一魂，這是代表物種的轉變，每一魂的第三魄另外稱為「永生力」，是為了抵禦整個世間的風化與摧殘。第一魂代表代表無生命體，即大自然剛形成的物件是無生命的，如石頭、空氣等。其本身帶有三種魄力：第一魄「引力」、第二魄「電力」、第三魄「磁力」，就如原子一樣，原子與電子之間有引力，有電子必定帶有電力，有電力必定帶有磁力，就如同地球，有引力、電力又帶有磁場。

大自然剛形成的物件是無生命的，接著便從無生命開始轉變成有生命，這過程首先出現的生命是植物。因此第二魂的三種魄力分別為：第四魄力「吸收力」、第五魄力「成長力」、第六魄力「繁殖力」。他認為植物有別於無生命體的關鍵，即是植物會吸收與成長，而第二魂的永生力是以繁殖作為表現，以製造同樣的自己來延續整個物種。此三種魄力不來自於植物本身，而是來自於天地之間，植物的吸收力是因為它製造的一個環境，上頭的葉子在蒸發，下面的根部在吸收，配合大氣壓力而有「虹吸原理」。D師兄認為中國道法常常使用此種力量，例如陣法即是將物件做排列，讓天地之間的力量在這陣法之間產生作用力。

從植物演變過來就是動物，第三魂所具有的魄力分別為：第七魄力「行動力」、第八魄力「精神力」、第九魄力「永生力」。動物與植物最大的差

別就是在動物有行動力，若一個人有生命但缺少了行動力，則會稱這個人是植物人，因為他回到植物境界。他說明精神力包含內容非常廣，如：邏輯思考、記憶、學習、發明、創造等都屬其範圍。D師兄認為傳統上只說三魂七魄的原因，是因為人類精神力還未成熟，若完成第八魄力就是悟道而進入第九魄力永生力，即是「入真」而可以長生不老。因為完成第八魄力就懂得控制自己身體的荷爾蒙，利用精神能量體來啟動腦下腺體而再一次青春，等於是脫殼蟬蛻。此時新的細胞將舊的細胞淘汰，這就是永生不死，即是道家所謂的長生學；「不生不滅」的境界就是進入到第四魂的第十魄，而這第十魄不存在地球上。

D師兄認為精神力是人類未來會達到的地方，人類的精神力雖然在地球上主權但還是未成熟，因為現在人類的精神力比以前人類成長許多，精神力在另一方面可以稱為文明。修道人士修練的就是精神力，當精神力修到圓滿的時候表示悟道了，在道家來說如果悟到「道」但是尚未「入真」，則拋棄軀殼以精神力成為神，許多仙佛就是以拋棄軀殼的方式來成為神。如果能進到永生力，肉體永生不死則成「真人」也就是「真正的人」，成為神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要受萬人的敬仰與愛戴，祂們需要很多的善念集中在祂的身上。

D師兄認為有空就多拜神，拜神的時候不用求，假設今天拜的是王母娘娘，就跟王母娘娘稟告自己的名字，說今天來給神明參拜參香，這樣就可以了。每天拜、常常拜，為的是和這個能量體取得很好的溝通。就跟生意人進出銀行一樣，進進出出互相往來，哪天需要借貸的時候，祂看往來情況不錯就會借貸，如果都沒有往來就要來借錢，就要看人的福份夠不夠，也就是有沒有不動產或是動產來抵押。所以拜神要誠心、專心，精神力越集中的時候越有感應。當人跟這個能量體互動密切的時候，這能量體就變成自己的雲端系統。

D師兄個人也有一些神秘經驗，第一個經驗是有一回夢到有人找他，引領他去某宮要談事情，跟了那個人去到某宮之後，就看到有很多乩童在廟前

操五寶流血，他就跟廟裡的人說是不是要在廟門口貼「18禁，18歲以下禁止進入」？因為這種場面不適合闔家大小來參拜，講完就醒來了。隔天夢裡的那個人就真的到家裡來，後續的事件發展就如同夢境所現。D師兄認為這經驗可以解釋為在睡夢中比較沒有自我，比較不受理智控制思想，方而能與天地之間做交流，正因為頻率很接近所以能看見一些事情；第二次神秘經驗是曾經看到一件車禍，他就停下來看。突然間就感受到街的對面有一團跟車禍現場一樣的氣在那裡。自己感覺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結果不到十秒鐘就有兩台車子為了看車禍現場而相撞；第三次神秘經驗是有一次在翻資料寫東西的時候，筆放到桌上，那時候看完準備要拿筆的時候，手跟筆有一小段距離，但是筆會自己飛到手上。他說這是無意中產生的念力，念力可以讓湯匙折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念力每個人都有，只是人沒有辦法自然順利運用，有的只是很碰巧的被用到。如果能夠將念力發展到極致且能夠隨心所欲的控制時，甚至可以將那團念力放在自己的腳下，托著自己騰空而飛。由於腳下是一團能量體，光線進入能量體的時候會產生屈射與折射，於是人看到的是如雲似霧的東西，而稱這位仙人騰雲駕霧。

他也說了一些他服務信徒的經驗，先前有一對夫妻帶著兩位小朋友去宜蘭玩，走到一個人煙較少的地方，當全家人出來後妻子就告訴她先生說身體不舒服，似乎有東西壓在胸口，晚上睡覺時他妻子驚醒，開始胡言亂語、說要修行之類的。就醫之後醫生也只是開一些抗憂鬱劑給她，事主經別人介紹後來找D師兄，D師兄說他們到那個地方玩的時候，正好附近有個能量體跟事主妻子的能量比較接近，所以就趁機附在她身上。這樣她自身的能量就被干擾了，開始亂講一些話。D師兄幫她唸了一些咒語，回去睡覺之後就好很多。她回臺北之後，耳朵會經常響起那個咒語。D師兄認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就很好用能夠破邪，之所以能夠破邪是因為意念的力量，一般人能把能量發出去的地方在聲音，所以我們靠著嘴巴來帶動意念，讓意念進入聲音裡面。

D師兄說其實中國文字很好，解說了很多古文明，例如天干地支只是個

符號而不是文字，而「甲乙東方木」等概念，這只是表面而已。這裡面有關係到八卦與易經，先出現洛書河圖，伏羲制八卦之後才出現天干地支，後天文王八卦是參考天干地支下去做的。能夠明白天干地支每個字涵意，例如甲子搭配會產生怎樣的能量場，這就牽扯到陣法的問題。例如這八字排出來會有怎樣的能量場，而這能量場的作用力又適不適合應用在現今當今這個社會等等問題，D師兄即是以這套不同於傳統八字學的獨特解釋系統來為信徒服務解答疑惑。

我所訪問的神法授法的宗教人士當中，D師兄並不是唯一會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來述說神佛的神秘知識的人，有許多受訪者儘管他們有很多常人所沒有的神秘經驗，但是他們的態度都很理性，也有像D師兄這樣喜歡用科學的語言來陳述的受訪者，例如使用「靈波」一詞，來說明神佛與上帝，並且說神佛把人們教會了，對神佛的知識都能夠理性化、邏輯化的理解了，以後人們就不再需要神佛。

柒、一杯陰陽水治病無數的非乩醫者

採訪E師姐的因緣也是慈大宗教所的研究生翁純敏促成的，E師姐的女兒在純敏服務的青少年公益組織擔任志工，因此得知她媽媽會通靈治病。

六十幾歲的E師姐家在吉安開麵店，是位典型快人快語型的人物，也擁有鄉野常見熱心助人毫不遲疑的人格特質。

E師姐表示，自小學起就經常出入羅東的「菜堂」（齋堂），²¹只要跟廟裡師父唸阿彌陀佛就很歡喜自在。13歲從羅東搬來花蓮，就去化道寺（今花蓮市化道路的「永寧寺」）拜拜，初一、十五從不缺席；本來應該要出家，但是家裡不同意。自認先天帶有佛緣，但是卻沒有因緣。所以吃長齋

21 根據林美容，〈臺灣齋堂總表〉，《臺灣史料研究》，6（1995年），頁26 - 41的記錄，此應是指位在羅東鎮漢民里的振昌堂，今名善法寺。

十幾年，感覺替人治病時比較「在」（心安理得）。

E師姐之所以與神明接觸的因緣，起因於48歲那年，兒子要考民航局，3百多人報考，只錄取3個名額，她當然很緊張，於是到人家堂（家庭式神壇）求瑤池金母，金母說：可以讓妳如願。她自我解嘲俏皮地說：「我當時不知道自己已被母娘『逮到』！」

隨後，神壇的師姐就說金母要她去靜坐32天，坐到第24天時，兒子果真考上了，而且是第2名。她跟兒子說，第一個月的薪水一定要捐出來做功德，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後來花了約十幾萬元救災濟貧做公益。坐滿32天後，回去堂內回報金母已坐滿32天，沒想到旁邊有個師姐跟她說，還沒結束，金母說還要她再坐108天。

當時有段小插曲，E師姐知道自己看得到、聽不到（指開天眼，尚未開天耳）。神壇的師姐跟她說神明要考試，直爽的她聽到金母問：一頭牛有幾顆牙齒？當下心中的直覺是：不論考試題目會或不會，都不能不回答！於是立刻反問：請教諸佛菩薩，如果我面前有一碗飯，我用筷子扒起來的每一口飯，請問您知道有多少飯粒嗎？快人快語的E師姐說，大概金母覺得我太皮了，從此就沒有再考我試了！

不過她就開始在家裡靜坐，總共2次都坐滿108天。之後她覺得有那麼點能力可以替人收驚或解除病痛了，就常去堂內替金母效勞。

E師姐表示，雖然母娘抓她效勞，但卻委託帝爺公（玄天上帝）賜她救人的法，但都不是在睡夢中教法。E師姐表示，常看到3位帝爺公，排行老大的法力最強。也是老大帝爺公賜她法，而這法就是一杯陰陽水。

E師姐替人辦事的程序是這樣的：對於來求助的人，先問需治療者的名字和年齡，生日時辰都不用問，知道名字後，要請那一位菩薩來幫忙，她心裡就有數了，請來菩薩或神明後，用一杯陰陽水，菩薩或神明早把所賜的藥（虛空的藥）摻進陰陽水內，然後彷彿是菩薩或神明抓著她的手，在求助者身體前後畫一畫，然後讓生病者喝下陰陽水，大概3分鐘就可以改善。不過，E師姐表示，若是要完全有效（痊癒）一定要來三次；她認為就像生病

找醫師也要三次一樣，第一天用藥將細菌殺死、第二天慢慢恢復、第三天才全部康復。

帝爺公不是在夢中傳授她法力，而是在靜坐中增長她的智慧和信心。E師姐的法緣與一位老師兄（大約是父執輩的年紀）有很大的關係，他名利不求，修得非常好，最初她在堂內靜坐時，素昧生平的老師兄正好來參訪，看見靜坐中的她，就跟菩薩說，這個靈非常好，請菩薩給她加持，他希望這個靈接著他的腳步，不求名利的救人。在靜坐當下她就感到身體熱熱的。一直到现在E師姐還是常常到這位老師兄的神壇拜拜或幫忙。

她自認一路走來，曾有倦怠心虛的時候，但是都被母娘懲罰，所以她完全來者不拒。她有三次救過最嚴重症狀患者的經驗，二位還是醫師介紹來的。一位是二次中風的患者，大概五十幾歲的婦人，腦壓、血壓降不下來，還一直嘔吐，無法睡覺。她看到被醫師指點來求助的兒子這麼孝順，就畫一杯陰陽水給他帶去加護病房，用棉花棒蘸在他媽媽的嘴唇試試看；沒想到腦壓、血壓全都降低了，也不再嘔吐了。第二天再畫第二杯陰陽水給他帶回去。第三天中午他又來說，醫生說可以出院了。兒子連呼神奇，她只是告訴他：是你孝心感動天，神明願意幫忙，不是我厲害！後來她兒子還揹媽媽來醫治，原本無法走路的兩隻腿，連續兩天的畫一畫並喝陰陽水後，居然能夠走了……。直言直語的E師姐還順便對求助者機會教育。E師姐跟她說，幾天前妳在加護病房被醫生當作沒救，喝了我三杯陰陽水，到今天可以走著出去，像正常人一樣，不是我功夫厲害，純粹是你兒子孝順，孝心感動天，妳是有智慧的人，要懂得惜福，最好妳有空常去當志工…。

E師姐的第二個治病案例是93歲的老人家，也是在加護病房，腦波沒有振動，整天昏睡，醫生主動教家人來找E師姐，果然，一杯陰陽水喝下去後，醫生說可以轉到普通病房了。第三個案例是鄰居被「凶煞」煞到的中年太太，也是緊急嚴重的狀況，都被一杯陰陽水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

陰陽水就是沒有煮過的礦泉水或自來水（要生水）一半，再對上等量的熱開水，再畫藥進去。程序上就是E師姐心中先稟報玄天上帝，這是某某人

生什麼病，然後玄天上帝牽著我的手畫藥調進去陰陽水，至於這是什麼藥，E師姐表示自己當然不知道！E師姐認為只要有誠心、不為名利，除了母娘和帝爺公，什麼菩薩都能請來幫忙。即使是觀音菩薩身旁的迦陵頻伽鳥，²²都是法力無限。

E師姐不但不收錢，連紅包袋也不收，她認為紅包是人設的禮俗，是過年過節長輩給晚輩討喜氣討平安用的，她不收紅包，比較自在，比較好修行啦！她一再強調：業力驚人，個人因果個人擔，每個人要觀照自己的內心，不要被名利所動。

問E師姐要為神明效勞到何時才退休？她認命的笑著說：當然作到兩腳伸直啊！率真直爽的E師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稱跟菩薩神明「沒大沒小」，但是她卻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只要自己效勞問心無愧，不為己利，菩薩神明一定挺妳到底！

我在〈臺灣的民間奇人：神醫譜〉一文中，首次提出非乩醫者（non-shamanistic healer）的觀念，主要要來闡明傳統的乩童當他扮演醫者的角色的時候，這是薩滿式的醫者（shamanistic healer），而我有關神佛授法的訪問對象，很多具有治病能力的，都不是在神明附身的情況下，進行治病的行為，這種以通靈方式治病的醫者，對比於傳統的乩童，我稱之為非乩醫者。E師姐正是這樣一位非乩醫者，B師兄也是，C師兄也是，A師姐我想也是，只是她現在把醫病的事情專門交給她的一位門徒處理，我們也有進行詳細的田野訪問，在此無法細表。

22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第四冊（高雄：佛光，1989年），頁3965：「迦陵頻伽，梵語 kalavinka，巴利語 karavika。又作歌羅頻伽鳥、羯邏頻伽鳥、迦蘭頻伽鳥、迦陵毘伽鳥。略稱迦陵頻鳥、迦婁賓鳥、迦陵鳥、羯毘鳥、鶡鶩鳥、鶡脾鳥、頻伽鳥等。意譯作好聲鳥、美音鳥、妙聲鳥。此鳥產於印度，本出自雪山，山谷曠野亦多。其色黑似雀，羽毛甚美，喙部呈赤色，在卵殼中即能鳴，音聲清婉，和雅微妙，為天、人、緊那羅、一切鳥聲所不能及。在佛教經典中，常以其鳴聲譬喻佛菩薩之妙音。或謂此鳥即極樂淨土之鳥，在淨土曼荼羅中，作人頭鳥身形。」

捌、宗教行者生命轉化的歷程—從生命的困頓到生命的覺醒與更新

像本文所涉及的這些有神佛授法經驗的宗教行者，他們並不像一般「拿香隨拜」的平常信徒，他們對宗教的日常實踐有堅固的道心，而他們也不只是堅信者，同時也是宗教的實踐者。他們以宗教來實踐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他們以宗教做為個人修為與行持的依據。而這些具有新宗教（new religion）色彩²³的宗教人士，他們的宗教已大大不同於傳統宗教（traditional religion），他們以宗教來創造新的理想世界（new paradise），他們以宗教來尋求新時代的新智慧（new wisdom），但是在求新求變的過程當中，他們並沒有否定傳統宗教的價值，甚至很多方面是在延續傳統宗教的香火，只是在因應時代與社會的變化當中，這些神佛授法的宗教人士，具備更積極求變的創新性思想與實踐方式。其實過去以來的許多宗教菁英（religious elite）²⁴都是如此的行走他們的宗教之路。

只不過本文的分析不在強調他們的宗教經驗秀異於常人之處，而在強調他們的宗教經驗對於他們各自生命的啟迪與轉化之處。過去我習慣從宗教的外部來詮釋宗教的種種，探討宗教與社會文化及歷史的關係，要探討宗教人內心深處的變化與轉折，好像有點難以掌握。再加上花蓮的這些研究案例，雖然比起臺灣其他地區的研究案例，平均訪問的次數較多，但畢竟我的計畫帶有點是普查的性質，要深入探討生命轉化的課題，可能也不夠深刻。所幸，我的研究計畫是屬於慈大宗教所的整合計畫的一部份，在總計畫「志工

23 研究新興宗教的瞿海源在〈解析新興宗教現象〉一文，收入瞿海源編著，《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一》（臺北：桂冠圖書，2006年），頁179提到「新興宗教的特徵而論，大致上有七個重要特性值得我們注意。這些特性彼此之間不是完全無關的，有時也可能有互為因果的情形。質言之，這七種特性是：1.全區域，2.悸動性，3.靈驗性，4.傳播性，5.信徒取向，6.入世性，7.再創性與復振性。」

24 第一作者曾以花蓮法華山慈惠堂的溫堂主為例，把她當作一個宗教菁英，來說明她領導法華山慈惠堂走向興盛的發展，以及其個人的母性特質在傳布母娘信仰上的相得益彰之處，請參考林美容、鄭鳳嘉、釋念慧，〈為母娘辦事：花蓮法華山慈惠堂溫滿妹堂主五十年的宗教療癒與實踐〉。

服務與生命轉化」之主題的帶領下，以及所內擅長宗教哲學、宗教心理學與宗教人類學的同仁們相互討論的刺激下，還是有一些初步的分析觀點可以提出，以下我只能根據上述五個研究案例的實際訪談記錄（比本文中的整理敘述要詳盡），並旁參其他沒有在本文敘述的案例的訪談記錄，來歸納我所要闡明的這些有神佛授法經驗的宗教人士，其生命轉化的經驗為何。

或許我現在很難定義什麼是生命轉化，但是生命轉化到底意味著什麼？卻似乎可以從這些研究案例，得到一些明朗的理解。首先，生命轉化似乎意味著生命方向（**orientation**）的正向轉換，我訪問的諸多案例中，不少人因為接觸神佛，神佛教他們功夫，致使人生發生巨大的改變（**dramatic change**），有人從黑道小混混變成會替神佛辦事的修行人，有人從很會做生意的商人變成可以通靈辦事的靈乩兼博士生。我們從前文花蓮的案例，似乎比較難觀察到如此的生命轉向，例如A師姐原來是家庭主婦，現在還是家庭主婦，從小聽經拜佛，現在還是聽經拜佛，只不過她把自己的家變成一個修行的道場，也是一個神壇。B師兄從小有靈異體質，D師兄耿續父業，E師姐也是從小出入齋堂，還曾動念出家，都看不出來與神佛接觸的經驗造成他們生命的轉向。

不過，花蓮的研究案例卻很清楚的呈現生命轉化的蘊含（**implication**），生命轉化意味著生命困頓或是難題的解消。林國勳的碩論對於個人如何處理生命困惑處境與宗教性（**religiosity**）的產生之關連，有所論述。²⁵生命中有種種的困惑，也有種種的困頓，困惑是哲思式的，困頓是現實的逼壓。一般人可能會問生命從何而來，要從何而終？但是這些有神佛授法經驗的人通常對於他們的前世今生有比較多的了然，他們要問的是：為什麼上天讓我來這世上走這一遭，到底什麼才是我要作的（或上天要我作的）？在他們成為神佛的代言人與傳道者的過程當中，他們也會問到底我是神，是魔，還是人？普遍來說，他們對於自己使命的尋求較為積極。而現實的逼壓所造

25 林國勳，《混沌、太初與宗教性：生命困惑處境問題》（花蓮：私立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成的生命的困頓，其實是促發他們接觸神佛的機緣，在接觸了神佛，並接受其教導與傳授，原本的困頓處境由此得到解消。一般會說這是神佛的靈驗，靈驗是因，困頓的解消是果，也因此生命不再焦躁憂慮，不再愁雲慘霧，願望得償，怨恨得解，生命有了轉機。

例如，A師姐最初是受困於兩位女兒體弱多病，而求神拜佛，因而開啟了她與神佛接觸的機緣；B師兄則是在有心助人的心態下，開始與神佛的因緣，卻也沒料到過程中，有許多的波折，自己差一點走火入魔，還是靠著神佛經典的啟示得以解除迷障；C師兄則是在婚姻的家變陰影中，開始接觸神壇，進而在神桌下坐禁108天，體會到神佛有意於他，而開始了他向神佛學習，為神佛效勞的歷程；D師兄則是年輕時期的困頓而走向神佛之旅，E師姐是為子祈福，而乖乖坐禁，不到坐禁期滿，兒子就已經金榜題名了，但是連帶的她也坐禁坐出興趣來，就在坐了兩次的108天以後，她好像就具有治病的能力了。

宗教行者的生命歷程中，或是生命轉化的歷程中，宗教有著絕對的重要性，正因為他們經歷了如第二節中所提到的神聖性的生命轉化，也就是具備了從此世跨越到彼世的能力之後，他們在此世中的世俗的生命才得以轉化。從此世到彼世這看起來不是常人能夠具有的經驗，不過如果我們用基督教的語言來說，每個人都是「屬世的」，信神的人會有「屬靈的」生活，也許我們可以猜測此世與彼世的距離並不是那麼遙遠，並不是那麼難以跨越，問題在於你有沒有認識神，有沒有理解到神給你的賞賜是什麼，神給你的使命是什麼，你知不知道什麼是討神喜悅、榮耀神的事。宗教的語言容或不同，宗教提煉人心，促進人們靈性成長的作用則一。因為宗教所獲得的生命的覺醒與生命的更新，使得生命有了超凡入聖的契機，所以我們看到A師姐，不再煩惱女兒的健康，而以眾生為念，法會是為了超渡眾生，行腳也是為了超渡眾生，更進一步她想要淨化人心，讓人人都可以回到其各自所來自的星球；B師兄強調孝道，演法民間科儀，卻通佛法，並能以之勸化人心；C師兄崇尚世界大同，但他不是高調式的唱言，而是以身作則的與他基督長老身份的

現任妻子和睦互敬，不再重複從前婚姻失敗的覆轍；D師兄強調精神力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嚮往入道成真；E師姐早就不為子女煩憂，每天奉神為課，治病為樂。每個人都有他們的宗教理想國，在這個理想國裡頭，神佛為伴，神佛引導，他們在此世也就得其所哉。

玖、結論：誰曰無神？

所以，誰曰無神？這些神佛授法的研究案例，告訴我們神佛就在那裡，神佛確實存在。那麼，如果你說，為什麼我沒看到，為什麼我感受不到，或許機緣是一個問題，或許理性思考的腦袋太過發達是一個問題，或許生命的困頓或是困苦處境還不夠深刻也是一個問題。其實人們內心無助，求助無門的時候，最需要神佛，神佛也自然會在此刻應化。人心的需求是神明存在的基礎。人心需要救贖，神明便一天到晚要救世；人心混沌未明，神佛便來指點明路；人心嚮往超越自在，神佛便教你超凡入聖的解脫之道。但是神佛應該不是我在前言裡頭所說的一種哲思式的存在，具有神佛授法經驗的宗教行者他們使用能量體、頻率、磁場、靈波等等的概念，來說明人與神的可接觸性。所以你不能接觸到神，是因為你的磁場混亂，你的頻率沒有調到與神佛接近的頻率。種種說法無非都在啟發人們內在的修為。

在神佛授法的研究案例的訪問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神佛之主導性與強制性的力量，會遭逢神佛主導權都不在當事人，神佛要教給你什麼，主導權也不在當事人，正因為這是一種強制性的力量，一旦介入人們的生命，生命的轉折才能油然而發，生命的正向轉化才能在你未察覺之前突然發生，神佛的力量就是未知世界的一種引導人們正向轉化的強制性力量。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是我相信我的受訪者都知道那是什麼，我也想，越能夠體會生命很多時候並不是操控在自我手上的人，或許更能體會到神佛的無所不在。

參考書目

- 〔清〕《玉皇真經》。
- 李世偉，〈戰後臺灣觀音感應錄的製作與內容〉，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4（2004年），頁287 - 310。
- 林佳芃，〈從求助到助人：靈乩的生命成長〉，私立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林美容，〈臺灣齋堂總表〉，《臺灣史料研究》，6（1995年），頁26 - 41。本文收錄於林美容著，《臺灣的齋堂與巖仔—臺灣民間佛教的視角》（臺北：臺灣書房，2009年）。頁17 - 48，
- 林美容，〈臺灣民間奇人：神醫譜〉，《人類學視界》，4（2010年），頁42 - 44。
- 林美容，〈媽祖信仰之宗教學解讀〉，收錄於建國科技大學編，《2010年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0年），頁1 - 12。同時收錄於《臺灣媽祖進香文化特展：流動的女人》（臺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11年），頁11 - 22。
- 林美容、鄭鳳嘉、釋念慧，〈為母娘辦事：花蓮法華山慈惠堂溫滿妹堂主五十年的宗教療癒與實踐〉，刊於《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第11期（2011年），頁37 - 83。
- 林國勳，〈混沌、太初與宗教性：生命困惑處境問題〉，私立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陳家倫，〈新時代運動在臺灣發展的社會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 蔡怡佳，〈與靈的共同修行〉，《人籟論辯月刊》，28（2006年），頁30 - 37。
- 蔡怡佳，〈宗教經驗之可理解性的追求〉，《臺灣宗教研究》，9（2）（2010年），頁53 - 74。

劉滌昭譯，伊賀列阿卡拉·修·藍（Ihaleakala Hew Len）、河合政實著，
《零極限之富在工作》。臺北：方智，2011年。

謝明憲譯，朗達·拜恩（Rhonda Byrne）著，《祕密（The Secret）》。臺北：方智，2007年。

瞿海源，〈解析新興宗教現象〉，收入瞿海源編著，《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一》（臺北：桂冠圖書，2006年）。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1989年。

Saliba, John A., *Christian Responses to the New Age Movement : A Critical Assessment*, London, UK : Cassell, 1999.

The Mythical Experience in Spiritual Guiding by Gods and Deities
with Relation to Life Transformation :
Based on the Research Cases in Hualien

Lin Mei-Rong^{*}

Weng chun-min^{**}

Lee Mao-chi^{***}

Abstract

Recently many sincere believers of folk religion in Taiwan claim that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gods or deities and they have received teaching by gods or deities. This phenomenon of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gods or deities is specified by no need of traditional shamans (like tang-ki) or other kind of spirit mediums if anyone searches for ritual helps. These religious people maybe called as tong-ling-jen (通靈人) or ling-chi (靈乩) , or they may call themselves as sho-dao-jen (修道人) .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and taught by gods or deities is a kind core and inner religious experiences, although it is getting popular in Taiwan, it remains as rare experiences which ordinary people may never have.

Hualien is the last pure land in Taiwan. Many religious people like to come here for spiritual elevation. Because I have a teaching job in Hualien, many of my interviewees are resided in Hualien. It is aimed in this article that the mythical experiences of these religious people can be understood by examining my five interviewees in Hualien. I also intend to explore how their personal lif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ir special and close encounter with gods or deities. Among five

* Professor, Tzu-Ch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y

** Graduate student, Tzu-Ch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y

*** Graduate student, Tzu-Ch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y

cases, four of them are the owner of private shrines. The reasons and situations of their contact with gods or deities are different individually, yet most of them have strong character in helping with others. Two of them have strong intention to transmit their magical and healing power to others. Generally speaking, they tend to have some difficulties or problems at certain period of their life, such as marriage problem, career problem, or health problem, it is usually the critical time that they have encountered with gods or deities and experienced the magical power from gods or deities. It is often the case that they would have passed some period of mental struggle until they have definitely decided to become the disciple of their god or deity. Then, they would begin to take lessons, instructions, and revelations from gods or deities, usually they also receive orders and tasks from gods or deities, and concern these orders and tasks as their “heavenly mission.” By doing so, they not only get out their difficulties in their personal life, they can also help with others by the ritual methods or magical power they have learned from gods or deities.

Keywords : spiritual guiding by gods and deities, life transformation, volunteers, tong-ling, non-shamanistic healers